



南荷北佛

为人随和,乐于助人,街坊爷们无不称奇夸赞。

弟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龄,适逢那个特殊年代,不少能说会道的人都没成家,弟弟娶不上媳妇就不足为奇了。正因为他光棍一条,人又长得矮小,所以他的年龄就被人们淡忘了,都觉得他还是个小孩呢,其实他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。

如今赶上了好时代,弟弟享受着低保,国家的安居工程还让他住上了老年房。衣食无忧,安居乐业,按说他该在家享享清福了。可他看到别人过得越来越好,看到我家两个上大学的孩子需要不少开支,他不听劝阻,依然年年出去打工挣钱,来贴补我的家用。孩子们对这个叔叔倍加敬重,有好吃的都会让叔叔尝尝。每年换季的时候,大闺女都要给叔叔置办时尚的行头,还煞有介事地教育弟弟妹妹们,长大了都要孝顺叔叔。我这个当爸爸的,有时都难免有点嫉妒。

这几年,弟弟跟着我的堂侄在砖厂当调度。虽然工资不高,但那是技术活,相对轻松些。无奈我堂侄的砖厂靠近环保

治理重点区域,绝对不能点火生产。眼看砖厂生产的黄金季节就要过去,弟弟还在家里待命。恰在这时,在安徽砖厂担任烧火师傅的堂弟来电,说他那里急需人手,弟弟是最佳人选。我把这个消息和弟弟第一“说”,他非常高兴,伸出大拇指,表示愿意前往。

如何去安徽,成了大问题。开车送他是最佳方案,可是工作日单位里不能耽搁;只有3月17日那天合适些,但开车去安徽打来回,安全没保障。那只好送他到曲阜东站,让他独自坐高铁到淮南,堂弟在出站口接他。给弟弟一交流,他表示赞同,没有问题,并让我放心。我怎能放心呢?他这个年纪,出门都不放心,何况他有更多的困难!但他跃跃欲试的激动的样子,我别无选择,只好让他试一试。

在曲阜东站,给他买完车票,又按他的要求,在他手机上定好到达淮南的闹铃,耐心等待检票上车。这时,候车大厅里正在直播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、军委主席、人大委员长的实况。当看到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时,整个候车

大厅掌声雷动。弟弟也面带笑容,跟着大家一块鼓掌,并不地竖起大拇指!他也关注着国家大事,周围不少人向他投来惊诧、赞赏的目光。这一刻,我为我的弟弟感到骄傲,突然竟不舍得让他远行。

检票开始了,弟弟背起行囊,拿着车票和身份证,随着南下的人流,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。我越来越紧张,各种担忧涌上心头,他能准确找到车厢吗?到站知道下车吗?堂弟能接到他吗?接不到怎么办?……亲爱的弟弟啊,如果不是为了帮我,帮我的儿女,你真的不需要再外出受累!你真的不会再有这样冒险的经历!

虽然只有两个小时的空白,我真正体会到了提心吊胆和坐立不安。直到堂弟发来已经接到弟弟的信息,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,谢天谢地,弟弟终于平安到达了!亲爱的弟弟,你真的了不起,好样的!家人群里沸腾了,有说我担心是多余的,有夸弟弟真厉害的,也有说我低估了弟弟的……

不知不觉,我腿边多了两行幸福温暖的泪水。 ■李海波 摄影

太白湖畔

风吹榆树钱如雨

王兴义

以前在农村老家,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种有一两棵榆树,应该有讨口彩和祈求富贵的寓意在里面吧。特别是在那个不富裕的年代,家有“余钱”是件多幸福的事啊!

早春时节,光秃秃的榆树枝条上榆钱骨朵开始显露出来了,先是隐约的紫色花苞,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树枝上,它的形状与即将收获的高粱米差不多,春风轻轻一吹,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就哗啦啦开了,结出一簇簇、一串串淡绿色的榆钱。

那些细小的圈儿,圆圆的,中间稍稍凸起,四周扁平,活脱脱就是一枚枚缩小了的嫩绿铜钱。站在榆树下仰望,一串串的绿花簇拥着枝条,在风中摇摆。榆钱虽然没有槐花那样引人注目,那样芬芳,那样招蜂引蝶,但那一串串一嘟噜一嘟噜的嫩绿,很吸引人。它们不仅仅是一朵朵开在春天的花,还是让人们们品不够的美味。

榆钱长成指甲盖大小,人们开始热热闹闹地采摘,“阳春三月麦苗鲜,童子携筐摘榆钱”。小时候会爬树的我们,大多是在身上背个袋子,噌噌地就蹿上树,坐在枝丫上,一手抱着树干,一手把长得丰满的榆钱儿捋下来,自己先尝几口鲜,嘴角溢出的淡淡的绿意后,才慢慢地把捋下的榆钱放进袋子里。不会爬树的就用长长的竹竿上绑了镰刀,将榆钱儿长得最嫩满的枝条直接削下来,带回家再捋,可谓“长钩矮篮走童稚,顷刻绿萍堆满前”。不过,榆钱儿没有槐花长得那样结实,很容易撒得一地春色。榆钱儿满枝的时候,到处都能看到拿着刚从树下折下的一枝榆钱,边走边捋着吃的孩子。一串串嫩绿的榆钱,成了农村孩子鲜活的点心。

吃榆钱儿,最讲究的是嫩,榆钱的最佳食用期也就三五天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榆钱是农村人当仁不让的美食。榆钱可以用面拌了煎鸡蛋,可以揉进面里蒸窝头;或是用干面粉了直接蒸,熟了蘸着蒜泥吃;再就是煮粥,榆钱粥喝起来甜滋滋、滑溜溜的。大文豪欧阳修咏罢榆钱粥,留下了“杯盘粉粥春光冷,池馆榆钱夜雨新”的诗句。那个时节家家吃榆钱,整个村子里都飘着榆钱的清香味。

等到暮春,榆树长出叶子,满树新绿已慢慢变成浅白,变作淡黄。榆钱带着种籽,随着风簌簌飘落下来,路边、墙根儿就新长出小榆树苗儿。“风吹榆钱落如雨,绕林绕屋来不住”“榆钱飘满阶,莲叶嫩生翠沼”“南园花树春光暖,红香径里榆钱满”“寂寞春风花落尽,满庭榆荚似秋天”“舞因榆钱自落,秋千外,绿水桥平……”如今是古人在榆钱飘落的季节,留给我们的最美诗句。

如今在城市里生活,每天见到的几乎都是杨、柳、槐、银杏、大叶女贞之类的景观树,满城就很难找到一棵榆树,想品尝榆钱儿的清香与嫩绿,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不出院门就行,估计得到美丽的乡村去寻找了。没有了榆树,也就没有了一串串的榆钱,没有了捋榆钱的欢乐。想欣赏“风吹榆钱落如雨”的景观,也只有在梦中了。

流年

榆皮的味道

段修桂



饺子,在北方尤其是鲁南、鲁西南地区的农村,四五十年前,俗称扁食。应该是城乡文化的交融,带来了这种古老名称的演变。几十年前,农村日常包水饺、吃水饺肯定是一种奢望。春节吃饺子,吃肉馅饺子,天经地义;其他时间吃饺子,会被老人或者邻居认为不过日子,不务正业;甚至儿子难找媳妇,闺女嫁不到好婆家。再说,做水饺皮必须用麦子面,就是细面;别的面粘度小,饺子不经煮,容易破。

但那个年代,细面只有过春节或者家里来客才可以吃。那时的主食,就是地瓜干,每年的春天,农家人冬窖藏的绿萝卜,再不吃就烂了,度春荒没有别的菜下饭,变着花样吃萝卜:萝卜菜豆腐,清炖萝卜片,炒萝卜条,凉拌萝卜丝……就着瓜干煎饼勉强吃饱。现在的80后、90后也许认为这就是健康绿色食品,但那时候实在是无奈而为之,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
不知道哪朝哪代,也不知道哪位先贤,发现了榆树皮的粘性和食用价值。这贡献和功绩,对于爱吃饺子又苦于没有细面的人们来说,不亚于神农氏。榆树,北方常见的树种,树皮呈黑褐色,落叶乔木,生长期比较短,树材高大,是造屋和制作家具的常用木料。困难年代,榆树的榆钱和榆叶均可食用;而榆皮作为一种特殊食材,用于包水饺,的确是先人的一大发明。五十年前,从我记事的时候起,就知道榆皮的这一功效。

那时候,谁家杀榆树,就有东邻西舍的人们尤其是小孩子,拿着锤子和斧头远远候着,等到榆树轰然倒下,大家一拥而上,锤子和斧头对着榆树不住的敲打,只听“伐木丁丁”,不闻“鸟鸣嚶嚶”。估摸着榆树皮和树身快分离的时候,扯住树皮用力一拉,一条长长的榆树皮就给扒下来了。时间不长,风卷残云,树皮被扒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白生生的树身。而树主人也不会说什么,好像主家杀榆树,别人扒榆皮,是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。

榆树皮拿到家,不能直接食用,需要趁鲜把老皮刮净,只留里面的白皮,然后,在太阳下曝晒,直到晒干;再把白树皮一节一节折碎,放到石碾上反复碾压成粉末,然后过箩,箩出来的细面,就是粘性非常大的榆皮面了。用榆皮面若干,与地瓜面混合,和出来的面不仅有粘度,而且还很滑溜,不沾手。这样和出来的面,虽不具有麦子面的品质,却有麦子面的粘度,做出来的饺子皮就不愁了。榆皮饺子的馅子,一般用萝卜,或者干菜;家庭条件好些的,春节过油的时候,炼猪油留下的肉滋腻,这时候大显身手,与萝卜馅一混合,加足大料和酱油,香气氤氲,的确是掰不扣的美味佳肴,所以吃起来还是感觉味道好极了。默默无闻的老榆树,一身是宝,在那个年代,就是它,帮着农村的人度过了一年一度的春荒。

多少年后的今天,饺子成了寻常食品,当然,吃榆皮水饺也成了一种尘封的记忆。不知为什么,这些年,我时常想起童年吃过的榆皮水饺。看到农村老家谁家拆老屋扒下来的榆木屋梁,就想象着多少年前,这棵老榆树也许已经用它皮的给人们做了默默的奉献。而生活好了,人们吃起要求高了,吃得挑剔了,有时候令人瞠目结舌。有一年,我去南方一个城市开会,吃早餐的时候,有一位胖胖的外地同桌吃鸡蛋,把两只蛋黄给剩下了。看到我吃惊的眼神,他解释说:“不好意思,我胆量不高……”,两只黄澄澄的蛋黄,在我的目送下,被服务员端走倒入泔水桶。看着同桌心安理得的表情,我想,这位老兄也许没有吃过榆皮水饺,或者自幼少即养尊处优,不知榆皮为何物。

经常回味榆皮的味道,才不至于忘本,才知道珍惜,惜福…… ■苗青 摄影

了不起,我的弟弟

韩宗前

五四专栏

二十二份复印的奖状

周咏明

我的书柜最上层,有一只精致的金边镜框,里面不是人物、动物照片,不是旖旎的风景、名人字画,也不是剧场瞬间、活动场面,而是一张奖状的复印件,上面写着:授予32号采煤队“大干红五月”先进集体荣誉称号,落款是“鹤岗矿区工会”,时间是“一九九一年五月”,在落款和日期上盖着一个圆形的“鹤岗矿区工会”的公章。这张复印件的原件,已经存入我们局的档案室,当初复印了22份,我们班22人每人一份。

二十多年前,我从山东老家来到鹤岗的煤矿。经过近两个月的培训,下井第一天,我就被分到32号采煤队。全班共有21人,老孙是一位身材魁梧、很爷们儿的东北中年汉子,其他20人都是岁数不大的矿工。

32号采煤队是清一色的年轻人,除了队长老孙,其余的都是光棍儿,是本矿专门成立的“青年采煤队”,大家戏称“光棍儿采煤队”。这只采煤队是全矿的招牌,老孙是本矿连续多年的先进生产者、生产标兵。他带领着“光棍儿采煤队”不但月月超额完成原煤生产任务,而且从来没有出现重大安全和死亡事故。他们的平均工资,在全矿“一线采煤工人”中是最高的。

五月到了,我们矿务局开展“大干红五月”劳动竞赛活动。老孙身体力行,吃住住在井口,有时候连着一个星期不回家。“红五月”第10天,老孙升井后,在小吃部吃了饭,刚要下井,调度室来电话说,他的患自闭症的儿子跑到大马路上被车碰了,现在被送进医院了。老孙听了心如刀绞,衣服没有换就往医院跑,可是刚刚跑出煤矿大院又返回来了。晚上一下班,他拼命跑到医院,看到腿上缠着绷带的儿子时,眼泪流出来了。

来自山东的小梁,在“红五月”第一天下井时,竟然一不小心把脚崴了,可是他竟然一个工也没有歇。白天尽可能装作正常走路上班,晚上回到家用红花药酒揉搓。小四川赶上闹肚子,一连三天拉得脸都脱相了,也没有休息。孙队长的弟弟孙老二,快三十的人了,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对象,让他白天休一个班去相亲,他央求媒人在傍晚下班后吧。可是到了那天傍晚,我们掌心面由于浮货太多,必须清理掉才不会耽误下一个班生产。当他和全班工人清理完浮货升井后,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,这才想起来去相亲。刘劲松母亲三更半夜心脏病发作,他连夜把母亲送进医院,第二天让爱人看护着母亲,自己早早来到了掌心面……

就是在这个“红五月”里,我们全班22名矿工没有一人掉队,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我们32号采煤队完成了原煤计划的130%,得到了矿务局领导的好评。在矿务局“大干红五月”表彰大会上,队长老孙代表我们采煤队,从矿务局领导手中接过那张写有“授予32号采煤队‘大干红五月’先进集体荣誉称号”的烫金奖状时,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了。这泪水他是为自己流的,也是为小梁、小四川、孙老二、刘劲松和我们全体“光棍儿采煤队”的矿工们流的。

后来,这张奖状就张贴在我们32号采煤队学习室的墙上。再后来,矿档案室要收集整理本矿荣誉,要把这张奖状揭走时,老孙就派人把这张奖状复印了22份,每份都塑封上,分别镶嵌在22只小镜框里,发给了大家。

城东旧街,新开了一家“老实人面馆”。店不大,吃过的人都交口称独特,价格公道,夸年轻小老板实在。好美食的玉兰妈听后,决定跟女儿玉兰去尝尝鲜。

娘俩从城西赶到城东,走近面馆,远远望见有位太婆跌倒在门口。还没等娘俩靠近,老人已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,手里提着蛇皮袋,扶着门朝里张望。

店里出来个年轻人,一把扶住了老人,玉兰一见,忙退到母亲的身后。

“您老想吃点什么?”年轻人客气地问。太婆嗫嚅半天才说出一句,“我饿,想吃面,可我只带了两块钱!”

“行呀!”年轻人搀扶着太婆,让她在一个空位坐下,“您老稍等!”说完,就进了后厨。

不一会儿,一个女服务员端来一盆热水,帮着太婆洗手,然后,又给太婆盛来满满一大碗面。

太婆说:“我只有两块钱。”边说边把一



二十二岁那年,我师范毕业,分配在离家二十里开外的白马中学教书。

中学位于白马小镇边上,是个典型的农村初级中学。站在校园高处外望,到处是绿油油的水稻田。石墙围成的校园内,几排红黄砖瓦的平房,分作学生教室、师生寝室和食堂。学生二三百人,多是来自白马乡所辖的四个村。学校教学和生活的条件是简陋和艰苦的,停电时,学生点蜡烛上晚自习。冬天没自来水,师生都到附近堰塘,砸开厚厚的冰,提水来淘米做饭,堰水那时是清透的。老师种菜,补贴家用,有时也给学生吃,却是不要他们劳动了,他们是怕耽误了学生学习的。因了老师的勤恳,校道边的菜地里,四季鲜蔬不断。

第二年春季开学,天气暖起来了,朝学校周围放眼望去,小麦乌绿,油菜花开出金黄碎碎,鲜艳的桃花杏花绽开在堰角、埭林、路边。一个周六下午,我念起亲来,决计从学校抄小道步行回家。循了舒岭水

面馆的年轻人

蒋绍斌

大把一毛的硬币摊在桌上,不敢动筷子。

“奶奶放心,老板说了,这碗面没加料,只值两块钱!”女服务员说。玉兰妈听后,小声对玉兰说,这碗肉丝面少说也值十块钱。

等太婆吃完,那年轻人又过来了,收下桌上零钱,还问太婆吃饱没。太婆出门时,小老板送她,边走边说悄悄话。趁太婆不注意时,往老人口袋塞进了几张大票子。小老板回来时路过玉兰娘俩餐桌,正微笑准备靠近,玉兰已站起身迎了上去。

“这个小老板年轻有为,心眼又好,你要是能找到这样的对象,妈就放心了!”玉

兰妈对买单回来的玉兰说。

“妈,看他那个样,个不高,蔫蔫的,说不定是个乡下人!”

“亏你还是个大学生呢,一点现代观念都没有!乡下就没好人?”

“妈,我谈的朋友,也是个乡下人,那您为啥不同意?”玉兰一激动,还不等妈回话,红着脸,连珠炮似地接着,“您知道这个小老板是谁吗?他就是您女儿的男朋友,您一直不同意的那个人呀!”

“你这鬼丫头,连妈都骗……”玉兰妈刮了一下玉兰的鼻子说,“好啦好啦,明天让他到咱家做客……”

那年的乡村芳华

李甫辉

库边上的土路一直向前走,进入朱山村的地界时,雨下起来了,淅淅沥沥,朦朦胧胧的,路边一大片桃花在春雨里开得正鲜艳,一朵朵、一簇簇,粉红色的,迎着雨雾儿。雨是悄无声息飘洒滋润的,花是尽情吮吸雨水的,那样雨润红姿娇悦的景啊,今天想来犹动人。终于穿过朱山村,抵胡山寺脚下,折转西走时,青灰色布瓦的我家老屋历历不远处了,我的心头顿时升腾起一股亲切和温暖。

回到家时,在吴岭集镇上打铁的父亲已经回来了,母亲在堂屋理菜。慈祥的祖母,拄着拐杖龙钟地从厨房里出来。看到我,他们显得格外高兴,聊谈一些我在学校的工作生活,反复叮嘱要搞好本职,教好学生,和同事们搞好关系,那时我想,他们实在是太啰嗦了。

那时我在白马初中过得好好的,尽管农村学校物质生活条件差,但精神却愉悦着的。那时学校的空气是清新的,满满的田园气息,老师和学生及其家长都是纯朴友善的。我们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师范生,双休有时懒得起火做饭,干脆就在几个老

教师家里吃,随便得很,老教师家属反倒欣慰。为了改善生活,一个暮春月夜,我们几个年轻老师便约一起到清水秧田里下鲫鱼去,月光如水,虫蛙絮鸣,那样乡村春夜的景啊,令人心神爽然,实在太醉人了。

有时课余,教师们在一起交流教育教心心得,探讨着如何精心上好每一节课。我还记得那时没电的晚自习,闪烁昏黄的烛光下,我们教师在讲台上讲,学生们仰着红扑扑的脸津津有味地听着,不时也提出一些问题,他们那时实在是大爱学习了。有一个期末,我校在全镇的统考中声名大振,各科成绩远远领先于其他乡的初中。我还记得校长抱回统考试卷时,那一脸欣喜的样子。那些年我们教过的学生,今天都已三四十岁了,许多早成人成才,在各行各业上为国家和社会作着贡献。

那一年路遇春雨里的灼灼艳开的一枝枝桃花,那些年昏黄烛光下一张张学生渴望的脸,那些人人生旅程的青葱韶华,交织成景,永恒格在了我人生的记忆里,在青春逝去,人过天命之年的今天,犹涌动着我心内的激情和活力。 ■汤清 摄影



感恩青春

张晓杰

选择放在首位,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,而不是在一个乡村小学里,带一个18个孩子的班,当个孩子王。”

云儿最遗憾的事就是高考志愿没报好,那时候,她的成绩很尴尬,报喜欢的院校就要服从专业调配,报喜欢的专业学校就达不到理想标准。她纠结了很久,觉得还是学校更重要。没想到,服从专业调配的后果就是新闻专业变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。

听着云儿算不上抱怨的抱怨,小丽苦涩地笑了,自己有什么呢,至少她们幸福呀!反观自己,她唯有叹息,原以为是生活对她太过不公,细想下来,她如今的种种艰难多因那个男人,更确切地说是那个男孩而起。

她说,“如果能够回到20岁,我绝对不会早恋,绝对不会因为对一个男人的痴恋几乎搭上自己的一辈子。我虽然读了自己喜欢的大学,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,但因着那个男人,我如今依然过着漂泊无依的日子。”

我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谈话,轻轻地笑

了,我也有遗憾,但我不愿意走回头路。因为如今的我们,在旁边那些小女孩眼里,何尝不是令她们艳羡的对象呢?

晓晓没有读大学,但家境优越的她早早地稳定了下来,工作顺利,家庭美满得让人忍不住心生嫉妒,因着这份稳定幸福,年过三十的她依然拥有如花美颜;云儿虽然没有如愿成为记者,但她做了老师,每天和18个愿意称呼她“云妈”的可爱孩子在一起,如今的她依然单纯善良,笑得胸无城府;小丽虽然还在他乡漂泊,但丰富的人生阅历让她比我们多了一份从容优雅,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无法言表的妩媚风情。我们矫情地说着自己逝去的青春,后悔着当初的选择,可我们似乎忘记了,在岁月流逝中,失也好得也罢,我们同样拥有了很多宝贵的人生经历。

我们不应该后悔,我们应该感恩,感恩走过的青春,因为这是这个“走过”成就了今天我们的一切美好。 ■李昊天 摄影